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Project

薄荷香
纯美成长花园

一个人的花园

谢倩霓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Project

薄荷香

纯美成长花园

一个人的花园

谢倩霓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花园 / 谢倩霓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薄荷香”纯美成长花园)
ISBN 978-7-5324-9587-0

I. ①—… II. ①谢…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1092 号



“薄荷香”纯美成长花园

一个人的花园

谢倩霓 著

许玉安 绘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梁 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字数 10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587-0/I·380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老庙房子里 / 001

第二章 小红花灯芯绒罩衫 / 029

第三章 大水 / 045

第四章 老朋友, 新朋友 / 075

第五章 老街 / 091

第六章 河的那一边 / 109

第七章 开学第一天 / 129


第八章 如果你离开 / 149

作家创作谈: 关于细荷的故事, 关于你和我 / 166

作家相册: 岁月无痕, 美丽依旧 / 172

八卦作家 / 176

创作年表 / 179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s decorated with various small, hand-drawn floral motifs. These include sprigs of leaves, stems with small flowers, and clusters of dots, arranged vertically from top to bottom.

第 一 章
在老庙房子里





在老庙房子里

细荷最初的记忆，是跟一座名叫万寿宫的老庙联系在一起。

那座老庙就位于山口镇老街的街口，它一点也不吓人，里面既没有一言不发、只是鼓着眼睛一动不动看着你的泥菩萨，也没有堆满了烟灰、上面横七竖八插满了竹签头的香炉。那座老庙只是名字叫老庙，其实它早已经不是老庙了，它是细荷的家。

细荷跟奶奶、爸爸、姆妈、大姐大荷、二姐大茶，还有妹妹细茶一起，住在老庙东面的两间小厢房里。

老庙西面的两间小厢房呢，住着陈公公。

这两间老庙房子，是学校分给爸爸妈妈住的。爸爸是山口镇中学的校长，妈妈是山口镇小学的老师。

那个时候，细荷还不满六岁，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细姑佬。

在山口镇这样一个地方，凡是该用“小”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细”字来代替，比如“小姑娘”他们不说小姑娘，他们说细姑佬；“小男孩”他们不说小男孩，他们说“细崽佬”；“小妹”他们不说小妹，他们说“细妹”；“小狗”他们不说小狗，他们说“细狗崽”。再比如细荷的姐姐叫“大荷”，跟大荷相对的本来应当是“小荷”，可是细荷不叫“小荷”，她就叫“细荷”……

细荷不用上幼儿园，那个时候的山口镇没有幼儿园。她每天只是跟着奶奶进进出出，奶奶到菜园，她跟到菜园；奶奶到老街上，她跟到老街上。奶奶干活，她就在边上起劲地帮忙。她帮得最多的是摇妹妹细茶的摇床。

妹妹细茶是个好哭佬，除非她睡着了，她一醒就要哭，一哭奶奶就说：“乖崽，去摇摇你妹妹呢。”

奶奶不叫细荷名字，她叫她乖崽，“乖崽”就是“好宝贝”的意思。细荷欢喜奶奶这样叫她，奶奶一叫，她就赶紧跑到细茶的摇床边，使劲摇呀摇。

“她为什么老哭啊？”细荷问奶奶。

“她肚子饿呢，没奶吃。”奶奶说。

004



一个人的花园

细荷哦了一声，不再问了。

奶奶告诉过她的，她小时候也没有奶吃，是吃奶奶磨的米糊长大的。姆妈身体弱，人又瘦，又要忙教书，又要忙家里，养过大姐大荷和二姐大茶后，她就一点奶水也没有了。

“那赶紧给她吃米糊噢！”细荷替可怜的细茶着急，细茶还不会说话，不会告诉奶奶她肚子饿，她就会哭。

“来了来了！”奶奶嘴里说来了，步子却不着急，她端了一碗米糊，慢悠悠地颠着小脚走过来了。

奶奶的脚很小很小，比细荷的还小。

细荷对奶奶的小脚很好奇，她好想看一看奶奶的脚。可是奶奶不让她看，不管天气多热，奶奶永远都穿着她自己手缝的白布袜子，连晚上睡觉也穿着。奶奶说：“奶奶的脚不好看，细荷看了要害怕。”

细荷晓得，奶奶的脚是缠过的。奶奶告诉细荷，以前做细姑俚是很可怜的，每个人都要用布把脚缠起来，不让它长大。因为脚长大了细姑俚以后就嫁不出去了。

为什么脚长大了细姑俚就会嫁不出去？这个问题可太奇怪了。细荷想不明白，奶奶也讲不明白。奶奶说：“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细姑俚，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不要缠脚就好了。你姆妈一口气生了四个细姑俚，简直都是一个姑俚国了。谢天谢地，你们现在



在老房子

都不要缠脚了！”

可是细荷还是对奶奶缠过的脚充满好奇。她好想趁奶奶睡着的时候偷偷地看，可是她永远都等不到这样的时侯。因为细荷睡着的时候，奶奶还没睡呢，细荷醒过来以后，奶奶早就在忙活了。

米糊蒸得真好，白白嫩嫩的，好像奶奶到老街后街上买回来的清清甜甜的嫩豆腐一样。

细荷看奶奶把细茶抱起来，靠床头坐好，然后拿一把小勺子，舀半勺米糊，放在自己嘴边吹一吹，再塞进细茶的小嘴巴里。

细茶立刻不哭了，咂巴咂巴吃起来。她还朝细荷笑呢。

细茶有一双漂亮的圆眼睛，眼珠漆黑漆黑的，眼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一颤一颤的。她不哭的时候可真漂亮。大家都说四姐妹中，细茶长得最像漂亮的姆妈。

细荷眼巴巴地看着细茶咂巴着嘴巴吃米糊。不晓得奶奶这一次蒸的米糊是甜的呢，还是咸的呢？奶奶有时候蒸甜的，有时候蒸咸的，细荷觉得甜的咸的都好吃。

她偷偷地咽了一口唾沫。

奶奶舀了满满一勺米糊，塞到细荷的嘴巴里。

“是甜的噢！”细荷有点不好意思地朝奶奶笑。她知道这个米糊是细茶吃的，她不当吃。

“乖崽，去帮奶奶看着灶里的火呢，别让它

006



一个人的花园



熄了。”

“噢！”细荷脆脆地答应一声，欢快地跑出了屋子。她最喜欢奶奶叫她“乖崽”了。

奶奶打发细荷到厨房去以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细姑俚嘴馋，又没有零食吃，眼睁睁守在这里看着妹妹吃东西，她心里不好受。

细荷带着满口米糊的香味，欢欢喜喜地跑进了厨房。其实所谓的厨房，就是小厢房边上隔出来的一条窄窄的过道。厨房的灶台上，正在咕噜咕噜煮着米饭。

细荷就坐在灶台前面的一张小竹凳子上，认认真真地看着那一簇红艳艳的柴火欢快地舔着锅底。

细荷知道，等米饭煮熟以后，奶奶就会过来炒菜。菜炒好了以后，在山口镇小学教书的妈妈和在山口镇小学念书的大姐大荷二姐大茶就该回来了。再晚一些时候，在山口镇中学当校长的爸爸也回来了。



在老商房子里



比起白天，细荷有时候会更欢喜晚上。

老庙里的小厢房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一到天黑了，家里就点起了煤油灯。煤油灯有一个圆圆的玻璃肚子，玻璃肚子里面装满了清亮亮的煤油，一根细细的白棉线灯芯被从玻璃肚子里拉出来，卡在肚子上方一截小小的白铁皮管子里，灯芯的外面还罩着一圈亮亮的玻璃罩子。有了这个玻璃罩子，煤油灯就不怕被风吹灭了。

煤油灯的光黄黄的，只能照到周围不远的一圈地方。

每天晚上，姆妈吃过饭以后，就在煤油灯下忙她

的事情。有时候她批改作业，但更多的时间她是在做家里的事情——给细茶洗小屁股、织毛衣、补衣服、补袜子、哗啦哗啦踩缝纫机做短裤头、做简单的圆领褂子、做鞋垫……缝纫机是姆妈克扣了家里的伙食费后咬着牙买回来的，因为实在是太需要了。

而她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

姆妈把用一层一层旧布糊起来的厚厚的鞋底夹在一个小木架子上，把小木架子夹在她的双腿之间，然后用一个小钻子在鞋底上使劲钻呀钻，钻出一个小洞，然后再将穿好麻线的粗粗的针穿进小洞里，然后再哗啦哗啦把长长的麻线拉过去。小钻子钻出的小洞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在鞋底上排列，拉过去的麻线也就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在鞋底上排列了。

细荷不知道姆妈在学校里是

什么样子的，她只觉得，这个时候的妈妈一点也不像一个老师。

每当妈妈纳鞋底了，细荷就坐在一边耐心地看。

妈妈裹在蓝布裤子里的一双腿可真瘦，但看起来非常有力气，它们使劲地夹住小木架子，让它丝毫也动弹不得。妈妈再用左手帮忙固定住鞋底，右手拿起小钻子用力地钻，直到右手背上的青筋全都暴出来了，小钻子才终于穿透了厚厚的鞋底。

眼看妈妈用针轻松地穿过小洞，轻松地把长长的麻线哗啦哗啦拉过去，细荷一直屏住的呼吸才终于顺畅起来。

妈妈的手很白，手指细长细长的，好看。但没有肉，手背上的青筋一条一条地突出在那里，清晰可见。

大多时候，妈妈都不管细荷。她没有时间管她。白天，她要教学生，要抢着批改作业，晚上，白天留下来的活都得在这个时候做。纳鞋底，只是干完了别的紧迫活儿有空了才纳几针。家里人多，伢崽还一年一个样，做鞋子是每年最费工夫的事情了。

这种时候，细荷蛮欢喜妈妈不管她。这样，她坐在一边看多久都没关系。

可这天晚上，妈妈突然想起她来了，她奇怪地盯着细荷，问：“蠢姑佬，你坐在这里看个什么？这个好看吗？纳个鞋底有什么好看的？”

细荷脸红了，她讪讪地站起身，假装去摇一摇

010



一个人的花园

妹妹细茶的摇篮。可是这个动作让姆妈觉得她更奇怪了：“好好的去摇她干什么啊？看把她摇醒了！”

细茶白天由奶奶带，姆妈回来以后就归姆妈管了，晚上当然也是跟爸爸妈妈睡一个房间的。细荷没跟爸爸妈妈睡过一个房间，她一直是由奶奶带着的。

细荷更不自在了，她就有点慌张地跑出去，跑出姆妈的房间，径直去找奶奶。

她也不晓得纳个鞋底有什么好看的，但她就是欢喜看。似乎小钻子钻出的每一个小针眼都是不一样的，似乎姆妈每一次哗啦哗啦拉过去的麻线发出来的声响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不光是纳鞋底，姆妈踩缝纫机的时候，细荷也欢喜站在一边看的。她看姆妈低着头，齐耳的一头短发就顺势耷拉下来，把她两边白白的脸颊都挡住了。只见姆妈双脚有规律地在缝纫机的踏板上一上一下地踩动，机器发出咔嚓咔嚓欢快的声音，姆妈手上的衣物就像长了小脚一样，欢快地在缝纫机的桌面上咔嚓咔嚓往前跑。

看见细荷跑过来了，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奶奶说：“细荷要睡觉了吗？奶奶马上就忙好了！”

细荷点点头，倚在奶奶身后不远的一根油漆脱落、露出丝丝黄褐色木纹的大柱子上，安安静静地等着奶奶。



在老房子里



好不容易等到奶奶忙好厨房里的活以后，细荷也还不能睡觉，因为，她还要跟大荷和大茶一起洗脚呢。每天晚上必须刷牙洗脸洗屁股洗脚才能上床睡觉，这是妈妈规定的。

刷牙洗脸洗屁股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可是洗脚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为了节约用水，细荷必须跟大荷和大茶一起洗脚。

这个时候，可不是细荷感觉愉快的时候。因为几乎每次跟大荷和大茶一起洗脚，细荷都要经受一番没来由的嘲笑。

这个事情说起来还怪奶奶呢！

细荷的脚虽然不大，但胖胖的，宽宽的，是当地人俗称的“鸭婆脚”——就像那些胖胖的老母鸭大大地张开的脚蹼一样。这个比喻细荷本来不晓得，大荷和大茶也不晓得，是有一回奶奶看着细荷的脚好玩，开玩笑说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被大荷和大茶听进去了。

这下可好了，每天吃完晚饭，奶奶忙好厨房里的活，给她们倒好一大木盆袅袅地冒着热气的滚烫的热水，她们三个人各自搬好一张小板凳，围住大木盆坐下，脱下袜子开始洗脚的时候，那两个已经上了小学的小学生就会居高临下地审视细荷的脚，很权威地评判说：“果然是鸭婆脚呀！这么宽！难看！”

大荷和大茶向来一个鼻孔出气，她们每天一起进进出出，做作业也一起，上学放学也一起，外出跟同学玩也一起，帮姆妈做点家务活也一起；虽然她们一个瘦一点，一个胖一点，但个子却长得一样高，搞得很多人都以为她们是双胞胎。其实她们才不是双胞胎呢，大荷比大茶大一岁。不过姆妈可不管她们谁大谁小，在大荷六岁、大茶五岁的时候，她就让她们一起上学了——她们是姆妈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姆妈是她们的班主任。

有一段时间，细荷特别盼望上学，就是希望姆妈也当她的班主任。可惜，等到细荷上学的时候，姆妈并没有当细荷的班主任，她仍旧当大荷和大茶的班主



在老房子里